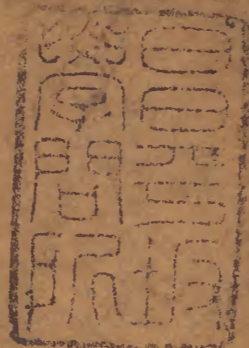


史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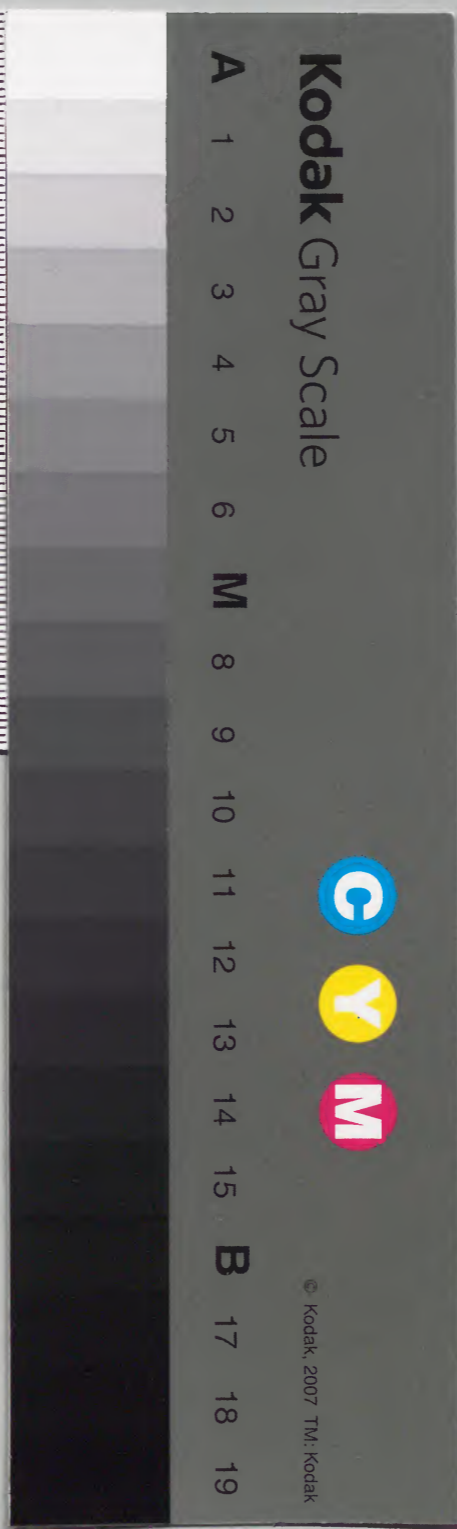
十一



			九 二 八	漢 書 門
一	の	九	の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五	八	函	九 二 八	漢 書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85	
冊數	10		(5)
函號	298	10	





史案卷十

淺草文庫

涇縣吳裕垂燕堂

◆ 晉猶幸而平吳

羊太傅所以急於平吳者正以太子戇駘不堪而此座可

惜不丁家事之言斷不肯出諸其口倘不幸孫皓垂沒吳

人更立令主則吳之滅晉由反掌耳安得有五王之戕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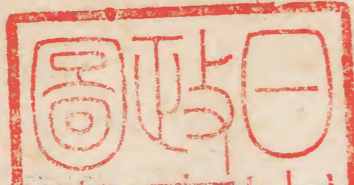
與五馬之渡江也哉惟吳平始有南渡之地否則胡擾于北吳伐其南南北夾擊則晉武篡魏

者目不過如苻堅朱溫輩雄長數年耳昏愚如惠猶僅止于潰亂而不至於

滅亡者皆太傅平吳之功也即曰吳平而晉亂不猶愈於

吳釋而晉滅乎急於平吳正所以深於謀晉也山濤不察

墨守范文之說而曰釋吳以為外懼其慮淺矣春秋時晉楚交兵勝



晉



負未可知也。一戰而敗，則失諸侯。幸而獲勝，楚必報復。不戰而退，羣帥必爭。故假是以為退兵之計耳。楚若一戰可滅，文子豈肯釋楚哉？文子成侯，易地則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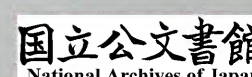
武帝不面試太子 哀即惠帝

曹植能文，老瞞所熟悉也。楊修代作，原不難於瞞過。特答教太捷耳。迺一試便覺者。植本以驕縱見疏，故愈捷愈忌，而必嚴為推問也。惠不堪嗣，武帝原不待試而知。惟知之最深，故姑試之以杜衛瓘和嶠之口，而決不面試以開廢黜之端者，謂孫邈之明慧足恃爾。拘立嫡長之害深矣。

徙戎非晉之急務

從來言戎狄者，動則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夫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以及金日

磾、李光弼、渾瑊、李克用之屬，尤大彰明較著者。而概以異類目之乎？湯誓曰：時日害喪，武成曰：前徒倒戈，獨非夏商中國之民乎？陳勝一呼，山東豪傑並起，各殺長吏響應者，獨非嬴秦中國之民乎？漢宣納呼韓邪於亭鄣，而亡由外戚。光武置南庭於邊疆，而禍起宦官。孟德處胡羯於內地，而篡在司馬。戎何負於中國哉？天下一家也。誰非吾之赤子，而狼子之宜戎之有野心也。且戎居內地，歷數朝矣。心存保赤者，誠能散其部曲，編其戶口，制其田里，俾賣刀買犢，鑄劍戟為農器，出作入息，一如中國之民，再傳而後戎且忘其為戎，曾何有於北部殺伐之習哉？乃駕馭無策，俾辱在奴隸，年豐則驅充軍役，歲歉則賣充軍實，流離其父





子迫辱其妻孥。雖在中原黎獻。何以堪此。戎有積怒蓄怨。而猶未敢竊發者。晉已平吳。無隙可乘耳。倘後嗣僅得中材。司馬氏不自相魚肉。劉淵石勒輩。雖包藏禍心。亦終無如晉室何也。可知晉不平吳。則戎之爲禍更烈。平吳而不擇立賢嗣。縱彼舉族北徙。則諸王篡奪之秋。獨不能反旆而南乎。縱彼不敢深入。則同室操戈者。又安得不開門揖盜。引爲黨與。俾戎得坐觀成敗。而承其敝乎。總之衛瓘和嶠之說不行。骨肉間必自相殺戮。郭欽江統之策。用亦亂不用亦亂也。況承平吳之後。將驕兵惰。方將小視胡兒。而豺狼逐之。未必非激變之一端也。

賈充

充聞高貴鄉公之詰。而知慙。聞孫皓弑君之刑。而知愧。及老病而自憂謚。傳充固有心人耶。迺倡逆南闕。若或使之。維時女爲惠后。司馬氏自相殘賊。亦若或使之。嗚呼造物之奇也。旣生一賈充。以雪劉氏之忿。卽俾充生一賈后。以報曹氏之仇。復生一少女賈午。以絕賈氏之祀。爲人臣者。可以知所戒懼矣。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

時羣小交構。宗室危疑。帝方極意聲色。坐困于五千吳伎中。早自納諸陷阱矣。未幾武崩。惠立。動輒受制。遷廢無常。中毒而崩。迄懷愍二帝。幽辱北庭。皆龍見井中之象也。高貴鄉公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屈於井。所以



有潛龍自諷之作也。劉毅不以爲言，而但証之夏降周禍，不已遠乎。

齊王攸 小字桃符，武帝之同母弟也。

微子避嫌而出，迪周公遭謗而居東，獻王遠隙而辭相。漢平王蒼，明帝之四弟也。王嘗言爲善最樂，丁南湖曰：爲善莫先于忠孝。王之辭相位，就藩國，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故遠隙以全忠，累近則喪大，故釋累以成孝。此王之本志也。非徒爲明哲保身之計也。正以全吾君骨肉之恩，齊王處危疑之地，戴震主之名，致讒言得間，益深武帝身後之慮。及詔遣之國，又不能貞養時晦，以爲藏身之固，而憤怨成病，猶欲假守先陵，乞還京邑，求之不得，嘔血而薨，其亦異于微子周公獻王之見矣。而或且謂晉得齊王輔政，必多所補益。

然考當日形情，齊王亦極難耳。果受顧命，不誅楊駿，必早爲駿所害，不豫廢賈后。后弒太后，殺太子，啟五王之亂。亦終爲后所殺。否則羣臣必遵文帝遺意而行擁戴之策矣。初攸有寵于文帝，每見攸輒撫床曰：此桃符座也。嗚呼！此武帝之所以疑忌，而讒言之所幾爲太子者數矣。以得入也。齊王不之悟，而情幾隣于鞅望危哉。

當陽成侯 杜預字元凱

羊杜兩成侯，皆晉初名臣。而羊善武帝，終喪杜誣太子心，喪羊不附中朝權貴。杜數遺洛中貴要，杜不及羊遠矣。

嵇侍中 紹

孔子之責原壤曰：是爲賊賊，則爲王法所不宥。嵇康崇尚虛無，輕蔑禮法，其傷風敗俗，正孔子之所謂賊也。孔子於少正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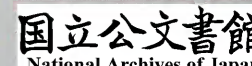
則誅之於原壤則置之非私壤也使孔子攝相時壤為大夫或在位而箕踞嫚語在家而母死登歌孔子豈能曲為故人康也為賊而見殺紹也殺身以成仁乃父之蠱所幹多矣繇則殛死禹何病于嗣興哉

劉淵

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乘晉亂奮臂一呼而中原左衽者三百年淵誠猾夏之罪魁也然仲達父子輔魏滅漢淵乃託為兄終弟及冒襲漢號承昭烈而尊後主追諡曰孝懷皇帝雖屬假借而華夷響應懷愍罹凶差足為大漢四百載在天之靈一雪其忿猶令仲達父子倍寒心於九泉之下也

中宗不奉詔進兵

劉聰石勒雖雄傑一時而所據為巢穴者亦止平陽襄國數郡耳洛都雖陷而長安猶無恙也爾時劉琨在并王浚在幽張軌在涼慕容氏在燕拓跋氏在代皆雄鎮一方足以抗衡於聰勒而為胡羯之後患者以視孟德收冀降荆之日苻堅滅燕并蜀之年則大相懸絕矣赤壁之戰昭烈帝假吳師三萬破曹兵八十一萬其志銳也肥水之戰謝元等以王師八萬破強秦百萬之眾其名正也元帝若有志中原悉舉荆揚精銳俾祖逖率之擊楫而渡温嶠陶侃紀瞻桓彝之屬各率所部相繼進發出其不意襲破項關直搗洛陽收復青徐傳檄天下刻期大舉并代攻其北幽燕攻其東長安與涼攻其西兵交之際鄴城之守必虛悉





眾渡河乘虛襲取別遣偏師絕其通衢則首尾不相應旬月間二賊之首必懸之闕下矣夫何祖生有志著鞭而不給一兵進軍之詔屢下迺曰有事江東未暇北伐致孝愍相繼北轅曾不聞一矢相加而徒出師露次躬擐甲冑將誰欺哉迨凶問繼至斬衰居廬而不聞縞素之師益可見元帝之素志矣

王茂宏

導

封始興公謚文獻

王導敦之從弟也敦有逆謀即宜號泣規諫責以大義若猶不悛即自首上變謂之大義滅親可也否則乘桴遠遯越境求免可也否則角巾居第絕不與通猶之可也夫何甫見疎外敦即上疏爲導訟屈耶訟屈不已而即舉兵犯

闕耶迺元帝猶不之罪直用爲前鋒大都督有靦面目夫亦幸獲死所矣曾不聞身率宗族爭先效死而一戰而王師敗績遂假手逆賊殺公卿而雪私忿致元帝憂憤而崩導乃甘受敦爵而位司徒宗族盡列征鎮明帝於是決意親征敦方與導往來書信不絕也豈以敦曾殺兄不潛與往來禍必及身故詳爲內應而陷之死地歟曷爲敦病日篤又率子弟而哭之耶未幾逆賊自斃餘黨伏誅導乃安受上賞矣成帝初蘇峻等舉兵犯闕凌逼至尊掠奪宮府微溫嶠率諸鎮戮力赴難誅殛賊黨導方反顏事峻且以職居首輔爲得計矣幾何其不爲長樂老也嗚呼導豈甘心從賊者哉取節而聞蘇武之誚猶有慙色羞惡之心原



未泯也。迺才不足以駕馭輻張，每自託為遵養時晦，欲甚其驕縱而傾之，而禍延宗社，不能灰身以謝天下。方將固位偷生，又欲因人成事，因事就功，卒自同鄙夫之行也。悲夫。

後趙張賓

字孟孫

賓之為勒謀也，機不虛發，莫無遺策。輔成後趙，雄長一時。賓固勒之猛也，然苻秦基業得諸胡羯，而勒則奪之晉室。猛臨終曰：晉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而葛陂之屯，勒將效順矣。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夫明知其罪而為之謀主，則逢長之罪，不更擢

髮難數哉。

謝建昌侯

安謐文靖

安石少有重名，屢徵不就。桓溫一呼而即起，溫行廢立，安石一見而遙拜，簡文晏駕，方將與羣臣共聽處分，溫與安石曾何嫌而何忌乎？新亭兵衛，特懼朝廷之異己者耳。溫不得受禪者，實賴坦之彪之力，而安之不贊一詞，溫豈不預聞哉？故新亭之迎，溫安兩無所忌，而坦之之畏懼，特甚。安石一言而撤之，二子之相信深矣。況入幕賓者，朝廷近侍之稱，郗超為溫謀主，而直擬為天子左右之臣，溫所以樂與笑語移日也哉。

謝安之却桓沖，與庾亮之却溫嶠，如出一軌。迺一則禍延宗社，一則捷奏淮肥，可知沖之謀國不減溫嶠，而安值自



潰之秦亦幸不為亮耳。沖之所慮者人事而安之所遇有天幸任軍國重寄者豈可幸于天之所相而不思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聖人之所與也所以盡人事哉。強秦壓境而遊譚暗豎懼于何有却援拒請謀于何有安若閑於將畧能以王師八萬敗苻秦百萬之眾而不能乘勝於垂軍之三萬能破苻秦於十有七八之日而不能乘敵於諸胡分崩角立之秋迺復饋餉赴援至以復仇討賊之師為報施酬恩之舉雖天欲相之其如人事何哉。

### 劉宋武帝

宋高祖英武蓋世四征不庭拓跋赫連皆非其敵手而卒不能成混一之功者豈天之所以限南北耶石勒有曰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劉宋既漢室之胄司馬氏輔曹滅劉則晉實漢讎而劉氏滅晉即謂齊襄復九世之讎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誰曰不宜況桓元廢安自立遷之尋陽晉社屋矣高祖崛起草萊徑行放伐取天下於桓氏之手豈不礪礪落落如日月之皎然哉迺復迎立司馬欺凌孤孽而卒為崔浩所料幾何不貽笑亡羯於地下也。

晉安之禪宋也欣然操筆曰本所甘心曷為乎從而弑之曰草澤中保無有英雄類己奉辭伐罪者乎桓氏之篡禍根未除用得假手於我之迎復耳弑之所以鑒桓氏之覆輒也以桓氏之殘忍猶能篡而不弑而劉氏獨不能容情



於甘心之故主劉氏又實為桓氏之罪人矣垂沒而子孫遭戮一假手於徐傅再假手於文明三假於李蕭宜哉

元魏

晉惠播越以來拓跋氏勤勞王家厥有成績如救司馬騰劉琨之類皆

足以牽制胡羯俾晉得偷安於江左也懷愍嘉之以功封代進爵為王非實

諸胡竊據之比卒乃削平秦燕一洗大晉累世不雪之讎

南北朝得國之正固莫魏若也所可惜者楚篡宋奪之秋

未一興問罪之師耳

築長城

凡土木之興造作者為築仍因者為修修則易為力而築則難為功然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人十萬一

月可城千里所謂暫勞永逸者築之謂也較之虜騎入寇

所過郡邑盡被殺掠而後驅數十萬之眾數歲征之而不

定其中餉運樵汲之勞車馬器械之用耗於蹂踐死於鋒

鏑者更不知其凡幾若長城之築即其附近居民乘農隙

而役之又即所在賦稅捐為工膳果孰難而孰易耶然此

猶專以築言也而修之則尤易矣長城肇於周季燕趙始

皇因之而城萬里則此中之因循修補正復不少魏太宗

能因其已成之勢重加補緝修其十分之二所為設險衛

民資為疆富之謀者可勝道哉何也長城之築原為平行

而設築城平行其土石即取諸城外以為池城愈高厚則

池愈深廣池愈深廣則水有所蓄而屯田可開屯田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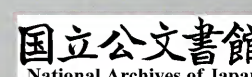
兵食自足而民情大可用矣。又豈僅高閭所稱五利已哉。  
罷遊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或曰：長城以北地皆枯石，絕無水草，非可耕而食者。不知姑藏今涼州府也。李順嘗以此語欺人矣。伊馥曰：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及元魏克之，而豐饒乃爾。漠之南北自古不言耕種，而一入我

朝之版章，督兵開墾，地皆肥美，種輒倍收。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而家給人足，正所謂以夷狄養中國也。况沿城一帶，更非漠庭之比。魏之長城，其亦講明於蓄水屯田之法，而隱寓其事於浚池增壘之中者歟。其卒能混一五胡。  
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姚氏羌也。符氏氏也。慕容鮮卑也。是爲五胡。

晉世紛擾，分爲十六國。曰：趙、後趙、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雄長中原，而無北顧之憂。享國悠長。魏自太祖皇始元年，至孝武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爲東西魏。東魏孝靜帝十七年，篡於齊。西魏至恭帝，凡三主，合二十二年。南朝罕匹者。長城之修，不傷財，不害民，功可大奠於周。  
而業可以久也。今魏書所載，不曰修而曰築，魏收之失實也。

宋文帝誅徐羨之等

自周平戍申以來，奸雄竊柄，每假迎奉爲資，而人主亦競幸戴己，方報施酬恩之不暇，誰復知有討賊之義哉。徐傅等廢弒少帝，害殺義真。廬陵王迎立宜都王。即文帝於江陵，特藉廢置以立威耳。文帝能暴其罪而誅之，在六朝尤爲難事。





北馬飲江

魏世祖之救滑臺也。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而傾國南下。大河以北。盡屬空虛。為宋計者。若嚴據要害。堅壁清野。設覆以待。誘入險阻。截其糧道。彼則進不得戰。退為所乘。掠亦無所取。可不擊而自潰也。況乘柳軍陝城之捷。扶仁聲而北指。魏既懸軍江淮。直待撤兵還救。而我已漳河飲馬矣。況我嬰城以養銳。忍辱以需時。彼方食少兵多。將驕卒惰。又聞根本搖動。則卒懷歸思。將無鬪志。而以精銳躡其後。偏師要其歸。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戰士之氣。彼竭我盈。拓跋之全軍可覆也。覆則晃必來援。援則柔然之兵動矣。南北夾攻。背腹受敵。魏方斃於奔命。又何致北馬飲

江。春燕巢於林木也哉。迺因王元謨之見敵退走。召還柳

軍。棄潼關而不據。自壞爾萬里長城耳。謂召柳元景等還襄陽吾固

曰。北馬飲江。非魏人之善。乃宋人之大不善也。

宋沈校尉慶之 刪

宋師之敗。由於王元謨之退却也。然元謨遁矣。先鋒垣護之。尙得全軍而濟。其未敗甚可知。慶之自命范增。奉令赴救。而不敢加一矢。蕭斌方固守碭。曾不聞獻策備禦。迺倡議退走。違詔令而還。歷城卒無救於青冀之殘破。范增固如是乎。厥後年逾八旬。與山陰公主同輦而載。恬不知恥。致不得其死。然宜哉。

竹林堂有鬼

於戲竹林之鬼。胡為乎來哉。曩者王太后疾篤。使呼子業



是為前廢帝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得往太后因命取刀剖腹含恨而沒此業所以終為鬼弄致國人得乘捕鬼之隙而見弑於竹林也歟

劉宋之亡

山陰公主姊也而為置面首新蔡長公主姑也而納入後宮妃主也而召列禁中使左右辱之諸父也而拘幽後殿謂彧是為明帝肥為豬王裸納泥水中使就食於木槽謂休仁為殺王嘗欲縛而屠之又謂休祐為賊王禕為驢王皆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柳顏謀廢置於前元景師伯謀立江夏王義恭鄧陶佐放伐於後琬亮等共立晉安王子勛功之不就正天之所以促宋亡耳所可怪者業弑彧立休仁既譖殺安陸王等十三人世祖

二十八子彧迺螟蛉有子甘為馬牛之續以宮人陳氏賜於此盡矣李道兒因孕而迎還生昱是為後廢帝又盡戮兄子及諸弟而休仁亦終於見殺則所謂豬王殺王者竟成滅宋之讖語矣

蕭領軍却白紗帽

羸呂馬牛之易俱屬曖昧故綱目削之至李之易劉昱直自命李將軍天下所共知也若於白帽加首時明正螟蛉及熱取之其直截痛快不猶愈於黃袍加身乎迺復立安成而篡之則曩之正色而呵王敬則者其謂之何

袁粲等非劉宋之忠臣

明帝剪滅宗支而致國乎李昱宋社墟矣為袁粲者誠於出納陳氏之初泣血固爭繼之以死可不謂劉氏之忠臣



乎。迺為昱之見殺而父子俱死等死也。不死於劉而死於李。殊可惜也。

褚淵王儉刪

先儒謂淵儉皆以公主子為宋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當繼之以死。忍以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同列。曾狗彘之不若也。垂案子業以來。妃主不受污者。惟南平王妃一人。因從而鞭一百。而此外不加一鞭。褚門四尚公主。王家再世殺其三子。而此外不加一鞭。馱馬而皆得官顯要。若深痛乎尚主之受辱。幾何不為何。遵之見殺也。於戲爾時。宋家妃主如新蔡山陰之儔者。一羣狗彘耳。奈何求人類於狗彘之門。而責以忠貞之大義乎。

魏高允

史稱允之功業文章。忠貞名節。無不極其美善。三代而下。一若未易多覲。然宗愛構禍東宮。弑太武而復弑所立。馮太后內行醜穢。酰上皇而稱制臨朝。允出入三省。歷事五帝。依違其間。竟得五十餘年之容悅。其異於漢明兩胡廣者幾何。

南康王不須立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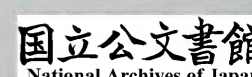
微箕不乘盟津之會。輒自貶紂而稱王者。誠不忍以身為貴戚。利吾君之禍亂。而竊據神器也。南康見雍州兵起。遽爾遙廢其君。妄自尊大。不知東昏在位日久。大江東南。君臨如故。雖有可伐之罪。而無遷廢之實。為史臣者。安得舍



在位之共主而妄尊僭竊之藩王故愚謂東昏在位一日  
即一日之大統攸歸見弑而後直書齊亡徑接梁紀為得  
梁武帝並未立南康

梁武起兵時東昏方遣劉山陽就荆襲雍時梁武為雍州刺史雍州  
知其謀故先事問之即假手蕭穎胄以殺山陽俾不得不  
從我舉事耳穎胄立南康於荆州時寶融為荆州刺史穎胄為行事正恐  
雍州不可復制故假挾天子以自重耳南康既立曹景宗  
竟陵太守遣說迎奉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而雍州不之許也王  
茂謂張宏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  
節下前進為人所使豈他日之長計乎宏策以告雍州曰  
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

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史有明文可覆証也或  
問史稱南康以衍都督前鋒以衍為征東將軍何曰此正  
穎胄之深謀也彼見雍州提軍東向銳不可當故假南康  
令以遙為挾制冀將因人成事也南康之立本雍州所深  
忌而初不與荆州相角者特以暴虐未除不宜更生一敵  
耳其實自始至終曷嘗與南康一謀面哉於戲爾時迎奉  
之謀僚佐勸之郡守說之穎胄誘之誘以爵位而能獨斷於心  
毅然却之而不疑其正大光明真可謂大丈夫之行事矣  
所未盡善者東昏見殺時雍州兵圍建康東昏猶欲盡誅大臣王珍國等因斬東昏首送  
詣石頭齊祚已絕乃不昭告皇天后土即位改元而必假齊  
太后令加錫封王凡閱四月而後稱帝耳





武帝無故而殺寶融，秉筆者直書梁主殺齊南康王，其可也。素無君臣之分，安得加之以弑。

### 武帝順取逆守

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誅，尚矣。其順取而順守者，漢與元明是也。逆取而逆守者，新莽之類是也。唐高祖以放伐取天下，王業垂成，而遙戴代王以自污，固不可以言順。劉宋取天下於桓楚，迎還司馬而篡之，亦不可謂非逆。梁武兵起襄陽，蕭穎胄因之而立南康，武能力排眾議而不迎，其識見之高，上自魏晉，下迄唐宋，誠莫之與京矣。然唐宋享國皆數百年者，其守順也。梁乃自武得之，自武失之，因捨身而捨國者，其守逆也。不得以順守而并予其取者，唐宋是也。不得以逆守而并譏其取者，梁武是也。

天監初，帝崇儒術，創建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維時昭明為太子，徐勉、周捨為之相，曹景宗、韋叡為之將，內脩文事，外奮武威。初政大有可觀，若慎終維始，而值元魏分裂之秋，混一之功，方將翹足而待也。卒乃餓困臺城，荷而崩。夫非棄儒講佛，三捨同太之所致哉。然侯景之亂，王侯將相，雖多背叛，而忠臣義士，若韋粲、樊文皎、蕭確、張暉、沈浚、祖皎，來疑蕭賁之儔，或力屈見殺，或一門殉節，或子弟與親戚同死，多至數百人者，豈區區始尚儒術之報歟。抑亦順取天下之明驗歟。

梁自武至敬，凡四主，合五十四年，而篡於陳昭明之裔。僻



吳案 卷十  
處江陵號稱後梁雖等祀宋之僅存然正朔相傳自中宗至世宗凡三主合三十三年而始亡於隋以視宋齊陳之一敗無餘為差堪持久者良有以也隋末巴陵起兵奉蕭銑為梁帝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勝兵四十餘萬雖享國不永亦可見人心之思梁矣。

### 東魏高歡

前廢廢矣後廢廢矣出帝出矣宇文氏得所假手矣倘孝靜又如出帝所為潛奔侯景俾得挾天子而據洛陽大河以南非復吾有矣司馬仲達曰吾其為曹操乎姑為恭禮以俟將來豈實自病逐君之醜哉

孟德疑塚在漳河上而潛從水下開穴納柩并設機於穴外後竟因機動而見掘高歡虛塚在漳水西而潛鑿鼓山石窟葬之殺羣匠以絕口後竟為匠子發石而取金惟生前之罪惡相似故死後之遭戮亦同。

### 梁元帝讀書萬卷

老公講佛七官講老佛老之朝安得讀書種子讀書而不識忠孝字梁之所以不血食也迺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悉付十四萬卷於一炬七官真讀書中之罪人矣。

### 西魏宇文泰

泰乘魏亂崛起邊郵迎孝武據長安收巴蜀控漠庭舉伊纒清江漢臣服後梁造西魏而成鼎足之勢其經濟才畧雖曹操弗之過也維時崇儒好古依仿周禮建六官而作



九命其治具鋪張豈遽出王莽下哉泰固合莽操爲一人者歟

泰臨終謂宇文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疆天下事屬之

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及卒子覺代魏改國號曰周自稱曰

天王本春廢恭帝曰宋公本武王可謂善窺泰行周禮之

素志矣厥後護弑愍明皆泰子適償其廢弑魏帝之報爾

### 高齊斛律光

高齊之立國也西鄰周南鄰陳北鄰突厥周以宇文憲章孝寬等爲之將與陳通好數以突厥來侵而一以敵三屢能挫敗其軍者斛律氏爲之保障也卒迺惑於謠言信聽有堯吾老母而殺之者彼見魏晉以來一代之元勳

皆一代之首惡又卽爲一代之始祖不特宋齊梁陳與宇文氏可鑒也卽我高齊之開國獨非以功高不賞而受禪乎矧斛律氏累世大將聲震關西威行漠北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而明月位極人臣精勤節儉聞望日隆又絕似累朝受禪之君以乃祖之心度功臣之腹斛律幾何而不族高齊幾何而不滅也

斛律氏之招讒獲罪由來漸矣瑯琊王儼九歲時已有奪嫡之謀年十四而顯謀篡弑擅殺宰輔稱兵犯闕曩非早行拉殺則後來之兇逆殘忍更不知若何底止矣和士開果罪所當斬身爲丞相曷不明請大家暴之市朝而誅之且罪關宗社變生骨肉正人臣哀號泣血之秋也乃聞之



而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可知儼之專殺光雖實不預謀則前此之欲假手驕王以除其逼者非一日也於戲儼以謀逆而見殺固其所也斛律氏以一身係宗社之存亡乃亦因此而招讒獲罪豈不酷哉

### 宇文周武帝

梁武三捨魏武講佛以來高齊并道於佛陳祖復捨其身南北兩朝誰復知有儒者之道哉周武值斯文埽地之餘力挽頽風舉經像淫祠而盡毀之沙門道士並遣還俗以壹聖賢之教不數年間東滅高氏南破陳軍擒大將吳明徹此棄釋崇儒之神效也倘韓文生逢周武闢佛之論可不復作矣迺天厭宇文賢如周武中道而殂天元嗣立佛道復興

三載而篡奪於普六茹氏惜哉

### 江左名士風流之弊

王儉謂江左風流宰相惟謝安一人蓋自况也沿及陳季江總爲相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君臣酣歌俾晝作夜習以爲常而隋文三十萬紙問罪之詔徧傳江表而東南之王氣盡矣於戲梁之亡也魏兵至柵而戎服聽講巡城和詩陳之亡也隋兵臨江而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江左名士風流之弊一至於此良可慨也



史案卷十一

涇縣吳裕垂燕堂

開皇初政

余嘗觀開皇初政而知隋之混一南北克復兩漢之不基  
良有以也蓋自功調免則民有餘力田租減則民有餘粟  
義倉置則民有餘積其盡心於民也他如復漢渠以利漕  
運給職田以養官廉拒鬼訶以申大義却封禪禁讖緯以

息邪說求遺書崇實錄以挽頹風

曹魏崇尚詞章晉人高譚元妙渡江以來宰相

競慕風流名士爭誇白望或遇變而酣歌決賭或臨敵而  
飲酒賦詩累牘連篇無非聖帝明皇之頌盈箱積案唯是  
鏡花水月之容交師以是為淵源官長以是為貢舉朝廷  
以是為模楷其文詞愈繁故人才政事愈趨愈下也隋文  
當南北紛爭之後典章蕩廢之餘既詔求遺書復詔公私  
文翰並宜實錄維時李諤上書曰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



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採察送臺推勸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真足挽累代之頹風整頓人物致治開皇而大有功於文教矣

頌五禮作五教以一風化放散樂禁雜戲以宏大雅裁死囚於大理慎行刑於三奏以重民命屬軍人於州縣毀甲仗於民間寓兵於農化劍戟為農器矣正不得以末路怠荒并議其初政之不善也且克逆如晉王帝而當節制諸軍兵入建康之始斬五佞以謝三吳收圖籍而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斯真弔伐之師也雖蒙面而斬姐己謂張麗華事關高頴而長史惟良倍壯王師之色矣或問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疎緩平陳後盡反其政士民嗟怨陳地皆反致執縣令而問五教之誦何善之有曰猛以濟寬子產之

治鄭孔明之治蜀也若非先敷五教是不待教而誅也彼執縣令而問者不過洛邑之頑民未即梗化耳旬月間反側皆平殷遺未靖曾何損於西周之盛治哉

或問開皇初政之善如許而享國何以不永曰天下之勢久分難合而又嗣統非人故其勢不長不然秦隋創業之君其雄才大畧豈甚滅於漢唐而秦承七國隋承南北朝天下之分久矣久則游說之士可以遨遊數帝并相數國將帥之臣可以挾敵自重方面自專假聘問以私通藉鎮守以竊據恃縱橫之術冀鼎足而立爾詐我虞朝南暮北臣子方倖于叛逆之有資卿相之易取迺忽混而一之與之說禮樂敦詩書策士無所用其奸謀武夫無所施其伎



史案 卷十一  
倆故久分之後甫合而思亂愈切也以人心之迫於思亂而嗣統之主復極其昏庸極其暴虐此秦隋所以一傳見滅亦猶晉承三國之亂復以孝惠嗣統遽亂於五胡也豈得以隋煬之覆亡而并議開皇初政之不善哉

柳述元巖出閣爲敕書

文帝廢勇立廣事皆成於楊素迺因梁毗一奏帝遂疎素親述是黜廣復勇之漸也廣素之逆謀豈待述巖出閣爲敕而始決哉胡致堂乃云述巖親逢事會不能白帝廢廣擇立賢嗣而咎其爲敕洩漏以致轉福爲禍不知廣自平陳後功高不賞已有奪嫡之勢於是結廷臣爲腹心賂閹寺爲耳目矯飾爲情釀成劫奪寵如陳夫人猶見逼而不敢言直待帝之怪問神色而始泣然一訴則宮府內外誰非廣之羽翼計惟有宣敕朝廷布告天下庶有濟於萬一且身已出閣尚能矯詔出繫若在禁中則更爲囊中物也白帝廢廣廣直顯行弑於座上耳胡氏謂述巖死有餘負不已刻乎

起兵太原

隋煬暴虐浮於桀紂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太原公子以命世之才而值天授之時舉晉陽之甲而問江都之罪上脫父於網羅下拯民於水火顯親揚名天下之大義也迺信聽裴寂不以放伐名師而遙戴代王唐公方自謂掩耳盜鈴而二郎不爲一解致以天人應順之舉貽君



父欺罔之羞也惜哉唐祖嘗謂僚佐曰孤秉大政而日加寵錫可乎若必循魏晉之迹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又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孟子曰恥之為人大矣三百年來飾篡為禪者皆恬不知恥唐祖於是不可及矣為人臣子者可貽君父以欺罔之恥乎

傅奕請配僧尼

傅太史曰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垂案不特此也僧尼配則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以無父無君之徒而欲教孝作忠法制之善無踰此者否則私行交構舉一索再索之得悉潛付諸抔土每歲殺生竟不知其凡幾請配僧尼

正所以燮理陰陽心天地生物之心也且尼與女官為唐室將來塵聚之媒即為累代化晨之漸高祖若信用傳說盡除佛法并京師三寺兩觀而盡毀之立斬合手之蕭瑀禁天下私度僧尼者均以不忠不孝治罪頒告中外垂為永制他日則天太真或無進身之路庶幾正宮闈以正朝廷由百官而萬民其有功於名教者豈其微哉

以王君廓為幽州都督

廬江王瑗以太祖之孫出督方州非諸將帥比也史稱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情或有之瑗即心附儲君而稟性懦怯形迹未露既殺建成并殺元吉而召之使之危不自安頓生嫌隙中外窺伺咸知瑗在幽州實為秦王所深



史家 卷十一  
忌欲加之罪。正患無詞耳。君廓私心自計。謂秦王殺太子。即得為太子。我為秦王殺都督。獨不得為都督乎。爰逞其羣盜險詐之技。賣瑗邀賞。既奪人之爵位。復得人之家口。邀幸者效尤而起。故爭相告捕。雖更赦令而不止也。他日州將擅殺軍使。自稱留後。朝廷遽授旌節。釀成一代藩鎮之禍。致幽朔數州。終非國家所有。太宗不得辭其責矣。肅宗

乾元間。平廬節度使王元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元志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授以旌節。史稱此節度使由軍士廢立之始也。而不知太宗即位時。已肇其端。

內禪

隋煬以平陳之功。養成羽翼。釀成篡弑。神堯所親見也。功如秦王。豈止平陳。既殺其兄。又殺其弟。并盡殺其姪。逼莫甚焉。拭血禁門。掩耳盜鈴。而禪之。殆深有鑒於隋文之覆輒乎。

長孫文德皇后

史稱文德后嘗與太宗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后崩。太宗悲慟。自謂失一良佐。以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也。垂調皇后治內。在簡選內職。謹持宮禁。不陷吾君於荒淫。斯為內助之良。廬江王瑗。太宗之從父也。殺從父而納從母。文德曷不一言。瑗之見殺。尚假手於幽將。明母楊氏。同母弟之妃也。太宗殺母弟而納之。文德又曷不一言。太宗以英年崛起。剪滅羣雄。其奪人妃妾。充塞後宮者。不知凡幾。況既殺其夫。又盡殺其子。楊氏有心。宜早聞難自



史記 卷十一  
盡矣。迺夫子骨肉未寒，遽為讎人薦枕。宮闈中豈容有此輩。誠得賢后一言規諫，好名如太宗，未必不與三千宮女同放也。或曰：此三千餘人皆宮中老婢耳。若果美如楊氏，豈肯輕縱？惟老則放出，美則召入。娥媚娘所以接踵而來歟。太宗崩，才人業出為尼。微迺媳欲奪蕭妃之寵，陰令長髮而納之。寺尼安得濫入，奪寵而專用？是麀，不過曰：是曾經事太宗十餘年，而又出身寺尼，即寵冠後宮，必不至於奪嫡耳。而卒敗乃家事，不獨長孫氏一門獲罪。謂元舅無忌等爭見殺於黔州即佳兒佳婦，並受其殃。是王后實為高宗之罪魁。文德豈得為太宗之良佐？楊氏之納，文德即不預謀，然既納而寵遇日隆，假令文德之出，僅一承乾，幾何不為武氏之

奪嫡耶

楊氏素有寵，文德崩，太宗欲立為皇后，不有晉王治，則承乾方以謀反見廢。魏王泰又以爭立見黜。

若立寵如之子，孰愈曹王明立則母以子貴，無忌輩當如楊氏何。且隱刺淫亂後宮，幾危

宗社。文德所目擊也。奈何以宮禁之嚴，任朝士與美人雜

侍左右乎。

觀瑗姬與王珪並侍可見。

惟文德不能規諫，後嗣習為故常。

不特武韋宣淫，貽羞中冓。開元初，姜皎出入卧內，與后妃連榻宴飲，恬不為怪。至楊太真得寵，而兩京盡為灰燼矣。於戲！瑗姬在御，數年後尚賴王珪一言出之，而楊氏則居然生子，立為曹王。嗣元吉後，致太宗遺臭萬年，是誰之過歟。史稱文德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殆指楊氏母子而言歟。太宗與后親愛於生前，悲慟於沒後。職是故歟。允若時，文德之事太宗，雖稱良佐，其實治名固



寵工於斌媚耳。烏在其能規諫。

帝聘鄭女為充華。聞其已許士人而中止。帝能納諫。文德所熟悉也。況隱刺見殺時。正引用徵珪。思諫如渴之始。倘徵珪諫於外。文德諫於中。帝必翻然悔悟矣。乃徵言鄭女而不及瑗姬。珪言瑗姬而不及刺妃。文德於閨閻亂倫之事。又皆杜口不一言。崩後。帝欲立刺妃為后。雖亦因徵言而止。然不早為規諫。迨亦既生子。將立為后而始言。曾何救於辰嬴自累之醜哉。

天可汗

四夷君長。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曰上尊號也。曷尊乎曰可汗。其故號也。曷言乎其故號。曰昔隋馬邑校尉劉武周。

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稱臣於突厥。始畢遣以狼頭纛。立武周為定楊可汗。師都為大度毘迦可汗。太原留守。心焉慕之。亦遣使稱臣。爰得可汗之號。遂為中華天子。越在貞觀。突利頡利以次削平。其賜書外裔。皆自稱可汗。如故也。緣與二三臣議。隱令四夷君長詣闕上尊號。於可汗上特著一天字。以別乎往日之可汗也。猶匈奴老上單于。遣漢文帝書。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也。直以漢文帝待西北酋長。而以匈奴稽粥自命也。鄙哉。

圖功臣於凌煙閣

趙公長孫無忌字輔機 趙郡元王李孝恭高祖從父兄子 萊成

公杜如晦字克明 鄭文貞公魏徵字元成 梁

文昭公房元齡本名喬以字行 申公高士廉

鄂忠公尉遲敬德本名恭以字行 衛景武公李

靖字藥師 宋貞徧公蕭瑀字時文 褒忠壯公



身家

卷十一

段志元 夔公劉宏基 蔣忠屈突通 助節公

殷開山 本名嶠 以字行 譙襄公柴紹 字嗣昌 高

祖壻 邳襄公長孫順德 助公張亮 陳公侯

君集 郊襄公張公謹 盧公程知節 本名齡 金

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字伯施 渝襄公劉政 會

宮公唐儉 字茂系 英貞武公李世勣 字懋功 李

姓徐 賜姓李 後避太宗諱 去世字 胡壯公秦叔

寶 本名瓊 以字行 共計二十四人 閣在西內三

清殿圖像 皆北面

唐祖起兵功在太宗太宗以晉陽一郡之甲混一羣雄先得關中形勝之地也入關之策發於劉文靜而又首出募兵北和突厥資其兵馬下韓城據潼關定鼎長安生擒屈突通運籌帷幄之功豈特房杜比哉且當時所稱房謀杜斷非有神策妙計決勝千里之外也不過隨輔機力勸太宗手刃同氣耳凌煙閣上此輩胥居前列元武之變無忌如晦元齡敬德

瑀君集公謹知節皆與密謀太宗一弟三子所為效尤而起侯君集暨

房杜柴諸子俱以謀反伏誅一傳而骨肉之摧殘畧盡也

東漢馬新息以椒房之親不得與雲臺二十八將之數尚

為君子所惜況輔機無功本不應參末座僅以文德后兄

直居開國功臣之首唐所以有累代牝晨之禍也

或問二十四人中誰合居首日論將畧無逾衛景武論格

非無逾鄭文貞論救主惡無逾鄂忠武論首從太原無逾

二劉等元志開山紹順德儉皆與焉而儉獨無功惟元王撫慰山南山東降者

三十餘州又徇下巴蜀討降梁銑若推親親之意首列凌

煙誰曰不宜迺駕以無功之外戚宜二張高虞諸人並接

踵而濫入也至勣本羣盜卒與許敬宗媚事武氏幾滅唐

史案

卷十一

唐

八



祚凌煙所列概可知矣。

魏王泰奪嫡之謀

太宗佐高祖定天下。本有功高不賞之嫌。及爲天策上將。開館延士。與選者號十八學士。登瀛洲。維時秦府之羽翼愈盛。東宮之嫌隙愈深。此元武之變所由來也。青雀潛謀奪嫡。以爲乃父終受乃祖之禪。全從文學中得來。爰奉爲義方。託招士著書。括地志大開館舍。門庭如市。挾策干進之徒。方希慕乎房謀。杜斷。各效忠於所事。太子承乾自闡家風。益深危懼。豈能交手受戮。仍蹈建成之覆。輒乎陰蓄刺客。爲是先發制人之舉。知青雀必肖乃父所爲也。承乾獲罪。青雀復投帝懷云云。則又效乃父之跪吮祖乳也。太宗

不能杜漸防微。致三子一弟。寵而益驕。禍起蕭牆。皆元武門前之教也。又何怪焉。

奏表宜親覽

魏文貞公謂人主親覽奏表。爲不知大體。而范氏稱之謂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壅蔽也。垂案一人深居九重。而能通萬國之情者。恃有奏表也。若自謂任官俱賢。位事俱能。侈譚高拱。視兢業萬幾。爲鎖屑。百司之奏疏。諸藩之表請。一任左右處分。畧不經心。寓目。則羣情壅於上聞。此秦漢所以亡於閹寺。六朝所由篡於將相也。文皇方勵精圖治。不敢自暇自逸。正國家之福。文貞迺欲蔽其耳目。間隔羣情。若遇中才以下之主。豈不陷於怠荒。敗乃公事乎。



太宗宜立吳王 恪

帝乙若立微子必不至於滅亡漢祖若立代王必能調濟  
呂后晉武若舍孝惠豈致亂於五胡神堯惟不擇立賢嗣  
故有元武之禍文皇迺不自取鑒忍舍吳王之賢而拘立  
長孫之出致武氏亂唐不絕如縷無忌之庇甥釀禍固不  
足責奈何以文皇之賢而仍蹈立嫡之覆輒乎

王皇后

王后欲間蕭妃之寵陰令武氏長髮納之後宮陷雉奴於  
聚麀李氏子孫幾盡啄於鸚鵡是誰之過歟后雖斷手足  
投酒甕死復遭戮適足為妒婦爭寵之戒耳豈足贖其猜  
嫌召禍之罪乎

梁文惠公 狄仁傑字懷英

文惠公孤立睽離之世乃心唐室凡所作用皆後人所及  
知獨舉子光嗣一事人但知其為祁奚而不知其為觸讐  
觸讐者以丈夫愛憐少子之心感動趙太后者也余謂光  
嗣之舉其用心亦猶是也 刪

中宗置修文館學士

陳後主使狎客侍宴後庭與妃嬪及女學士賦詩或結為  
兄妹斯固文士所深恥今李嶠等陪侍遊宴賦詩屬和而  
以婕好為文衡第其甲乙則儼然師弟矣較兄妹為降等  
曾狎客之不若也爾時斯文掃地豈獨一祝公已哉 祝公

儒學著名為國子祭酒上宴近臣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開元初政

元宗至天寶時與中宗如出一軌也而不知開元之始已肇其端太平公主方依上皇之勢潛謀廢置正宜小心謹慎自立無過之地以防不測之虞迺觀燈大酺嬉戲為樂夜以繼日匝月不休禁衛之士必懈公主若乘雜踏縱觀時伏刀斧於樓下夜半酒酣而竊發當如宗社何觀燈在元年正月高力士雖有微勞而假之威權生殺予奪皆決於一言自是宦官增至三千餘人日益顯貴寢干國政亦見元年七月且以天子之尊宮府之嚴而有左右教坊之置黎園弟子之典則所謂比頑殉色恆舞酣歌者實兼而有之二年正月至若武氏唐賊也而宣其鼎銘頒告中外二年八月事從姚崇之請

也寵遇故人盛典也迺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至五年七月始放

姜皎歸田開元初政究與天寶何異元宗原非兩截人也

監軍

高仙芝受命屯陝自當與陝為存亡迺因封常清武牢之敗不戰而退棄地數百里誅之亦不為過刻綱目曷為直書曰殺曰宦官殺之也自古命將無以宦官監軍者而元宗以邊令誠為之求賂不得馳詣闕奏并誣以盜減糧賜而斬之是將帥之命實係宦官之欲惡也遂其欲則掩敗為功而跋扈悉奏為忠貞雖挾賊自重專制朝廷而弗問及反迹已形發兵致討而謀臣猛將仍受制於監軍而一



長莫展師勞力竭天子方以為憂而彼復乞命曉諭取賂而還赦命隨下錫命有加而强藩效尤而起合從連橫益邈視朝廷而不可復制矣拂其欲則掩功為敗而才能悉誣以反側於是時宜堅壁則指為縱賊玩寇或趨之速戰而陷之死地時宜進取則指為行險邀倖既騰謗以疑其心復削奪以激之變雖盡假朝廷之命而非出朝廷之意此奸雄所以得志天下聞之而解體也越在肅宗九節度皆一時名將而相州之潰郭李與焉魚朝恩為之統制也在元宗輕變文皇之法寵任宦官釀成幸蜀之禍曾何足惜而嗣君引為成例雖賢如郭尚父不獲與方召寇鄧比烈致藩鎮割據州郡終唐之世而不能革也悲夫

凡都將殺鎮使

即自稱留後恃有監軍為之奏請也天子覽奏仍遣中使往調調而得賂即命知軍事藩鎮之禍皆由於此宣宗時詔戒臣失律并坐監軍而監軍之權愈重

### 樂工殉節

梨園弟子頑童耳猶恥於從賊視死如歸若改梨園為學校春誦夏絃漸以仁摩以義則頑童悉化為佳士誠重學校如梨園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禮陶樂淑之餘忠臣義士之效可勝道哉迺兩京陷沒公卿大臣相率迎降而忠義僅見於樂工梨園之榮儒林之辱也於戲貴為天子欲長享一梨園而不得斯固比頑之炯戒若軋犖山者關洛可陷帝號可僭欲暫得一梨園之樂而頑童且羞與比况欲得民心之歸附乎亡恩負義者可以知所戒懼矣



肅宗宜立建寧王

太原兵起功在二郎諸韋伏誅功在少子高祖若不使秦王將兵安得帝業之成太宗若擇立吳王為嗣豈致武氏之亂將校猶非才不任况在元帥卿相猶非才不授况在儲君余觀建寧王馬鬼執鞚之諫平涼靈武之議倉卒間忠孝之大節恢復之宏謨與夫州郡之要害將佐之才能士馬之徵發無不洞悉於意中而言之有物真將將才也若用為元帥東京豈再沒於史賊立為儲君西京豈再陷於吐番李鄴侯似既知有太宗上皇之事則李唐家法原不拘於嫡長王之英果才畧軍情所屬民望攸歸肅宗方委以軍國之重若因此而得嗣大統豈非宗社生靈之福

而鄴侯實阻之中於讒鋒致太宗全盛之業一敗而不可復振鄴侯有餘負矣

李臨淮王光弼 刪

削平安史克復兩都武穆之功亞於忠武汾陽王郭子儀而吐番之亂一不赴援共命諸將即莫肯為用又何怪諸節度之割據自雄而卒為諸將所殺也然武穆深自愧恨成疾而薨武穆於是不可及矣而所以能致武穆之愧死者由代宗之恩遇有加除武穆東都留守不受帝恐遂成嫌隙數遣使之河中存問其母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若逢忌刻之主奸雄乘機騰謗殃及老母幾於忠孝兩虧矣又直以僕固懷恩待之懷恩反帝輦其母至長安給待優厚壽終以禮葬之置其女宮中冊為公主出嫁回可敦統為有靦面目復有何顏立於人世哉吾願功臣宿將當



宗社危疑之際，慎毋猶豫觀望，俾人主待以叛逆，而致愧悔之無及也。

建中興元諸名公

德宗時元老如郭汾陽、顏魯公、文忠公李鄴侯、新進如陸

敬輿、贊李西平、晟段司農、秀實諸公、又有韓滉、韋臯、柳渾

黃裳相繼並用，可不謂盛哉！而以盧杞、張延賞、裴延齡諸

奸後先用事，斯因德宗之不明，汾陽為顧命大臣，險如盧

杞，賢如魯鄴，皆素所深悉，迺帝至相杞而不諫，魯鄴久屈

而不薦，復未聞諸賢之互相延引，其謂之何。

西平忠武王

李晟字良器，有子十五，其聞者愿憲，憲聽云。

逆如懷恩而讓之，將奸如延賞而薦之，相均不足為盛德

累者，蓋由兩忠武急於平賊，過於推誠，故一貪將佐之才

一冀將相之和，謂恢復有期，功可翹足而待，爾然二公勲

成再造，功高不賞，而忠貞彌篤，其為一代之偉人一也。

吐蕃刼盟

或問回紇吐蕃同一彞翟，汾陽咸寧，渾瑊之封同一推誠

迺一則單騎降虜，一則脫身僅免，其不同若何也？曰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會盟之常經，若自謂信厚久孚，而不明

於事理，察其機宜，輕置身於不測，雖先聲之奪，仁聲之入，

一如汾陽之恩威並著，尚不能保其無虞，何則？唐與回紇

報施孔厚，契約尤深，而懷恩誘以代宗晏駕，汾陽捐館，中

國無主，用偕吐蕃以俱來耳。及懷恩道死，與吐蕃爭長，不



睦實欲擊之而未敢者恐唐兵襲其後也乃忽聞汾陽來  
臨已足驚破其膽而又有共擊之約正如子弟之望父兄  
枯旱之望霖雨有驚喜交集而望出意外者但恐爲唐使  
所欺故冀得一見以決之汾陽洞悉其隱而挺身出說諸  
酋長皆下馬羅拜自覺愧悔無及遽訂盟於盃酒之間斯  
固至誠之動物亦正料事之如神夫豈行險邀倖者所可  
同日語哉至若李西平馬北平熾之封渾咸寧吐番所深  
忌也離間西平謀執咸寧以賣北平吐番之成算也不獨  
西平之生長西陲備諳虜情卽柳夷曠渾亦逆料狼子之  
野心而隱憂方切就令汾陽復生而使之主盟吾知其必  
嚴爲武備矣迺咸寧聞吐番之揚譽推奉詡然自得堅拒

駱韓

元光遊環

之請而畧不爲備其得脫身僅免也幸哉

憲宗

憲宗倚任名賢削平跋扈誠中興之令辟也而究其信任  
不疑終始惟一者吐突承璀一人而已惟其信任不疑故  
討蜀襲蔡雖因杜裴黃裳之請不置監軍而高李軍中固  
未嘗一日無監高崇文克成都監軍欲獻劉闢二妾又嘗  
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  
敢自安李愬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爲監而不得專軍  
政賄無所取功無所邀宦者所痛恨也是以西川甫定邠  
宣不數月而罷相并污以小節之不修淮西旣平晉文惠  
亦不久而出鎮并誣以外朝之立黨賢如憲宗而不免此  
者蓋以征伐有監則威名在內廷而不在將相所謂天子



與臣下爭功也。方鎮有監，則不時進奉。或賀禮助賞之，有加。維時貨賂公行，培克在位，債帥愈多，宦官愈侈，將相盡出其門，甚至暴崩而莫敢討賊，其自貽伊戚也，由來漸矣。

元白劉白

元稹字微之，劉禹錫字夢得，白居易字樂天。

唐人以詩賦取士，名流中有品節懸殊，而聲稱並舉者，如白樂天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禁中，一如誠懸

權筆諫，天子為之動容改聽。朝廷不以為諂，訕而倍加親

之益人深矣。及為翰林學士，與李絳同心協力，每事規諫，百折

不回，確乎有古大臣風。循名責實，直與陸敬輿、韓退之

比肩者。至若劉禹錫之沽名干進，趨附權倖，一韓、秦、柳宗

元之流亞耳。况元稹賣直求名，一經挫折，依附宦貴，更與

縉紳為仇，乃以工詩小技，名駕樂天，致有元白劉白之稱。

而不知品節之相去霄壤也。於虜孔範、李嶠輩，何嘗不以

詩鳴，使君相競慕浮華，專崇白望，吾恐處士之純盜虛聲

者，胥將接踵而來。如少室山人之類。無或乎賢奸雜處，杜、裴諸公

之罷黜無常，與退之終遭貶謫也。

崔觀察

從來治國如治病，寒則溫劑，熱則涼劑，醫者何容心哉。惟精察乎人之病之寒熱，因時知變耳。而迂儒高言宏濟，雖綱維弛廢之餘，民風驕悍，猶必假之以寬，而姑息以養奸。酷吏專事威刑，雖縉紳流毒之後，民物凋殘，猶必糾之以猛，而刻削以激變。是皆水以濟水，而水益深，火以濟火



而火益熱其爲庸醫殺人一也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孔明治蜀頗尚嚴峻者病在猛故濟之以寬病在寬故濟之以猛漢祖孔明易地則皆然崔觀察在陝則寬在鄂則猛寬猛不同同歸於治者皆切中時病也準是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格君心之非而拯民於水火因時制宜實合漢祖孔明之治而稱物平施微眞治世之良醫曷克與此。

文宗朝

唐自太和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宦官而禍實成於朋黨蓋朝廷和衷集事協力共濟則我無可乘之隙北司必有所憚而不敢爲奸一自朋黨立雄才大畧中容或有小節

不修細行不謹之失清流白望中亦或有虛聲純盜沽名賣直之儔分門別戶互相抵毀則以縉紳攻縉紳私情隱事無不糴聞天子旣菲薄其行輒謂文臣不足倚仗也而羣閹用得愚弄其間攻其所深忌引其所素狎政出多門王靈不振天子是用隱憂而好事喜功者競欲盡宦官而誅之旣急遽以相圖復謀事之不密而禍延縉紳不可救藥此所以朋黨愈盛而宦官之權愈重也甚至廢弑天子在其掌握公卿大臣豈不知率眾討賊義不容辭乃爾虞我詐各懷私見恐一舉足而禍及也猶豫觀望之下宦官已先我著鞭矣爾時雖有累代元勳身居首輔望重一時亦不無依違其間姑聽處分以爲明哲保身之計尚得謂



朝廷有人乎夫以討賊之大義定策之鉅典撥亂反正之宏謨甘讓宦官以獨行朝廷中尚可與計天下事乎然而天子猶數與坐論焉論則憂從中來退但飲醇求醉耳於虜漢明闇寺猶假借天威憑依母后權傾中外宰輔不敢與爭衡猶之可也而文宗直以受制家奴恥為凡主并自愧周赧漢獻之不若日乞憐於宰輔而宰輔不知羽翼之將盡猶相循於黨同伐異而朋比為奸者復假中使為援以力排其所惡兩相角必至於兩傷因其傷而兩傾之則南牙之孰愈孤而朝權盡歸闇寺孰非縉紳朋黨之所致哉不然朝廷一德一心佐天子御正殿明正其罪付之有司一獄吏事耳而何黨人之執迷不返也余觀當時對策

如劉去華

黃

者其言宦官之禍極矣

考官皆嘆服黃策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

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欲論奏執政抑之邵曰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乎乃上疏論之不知去華所言皆天子與大臣所深知也其所以

能知而不能去者由不明於人才之真偽以致賢奸雜進議政之際是非蜂起因私忿而敗乃公事譬之強藩拒命發兵致討而將帥不和軍情不協兵未出而私相殺戮故雖以天子之明威舉天下之全力伐一叛逆功臣宿將俱在其中而轉為賊兵所敗也身膺軍國之重者計惟有慎擇統制激以忠義俾各負荆自謝盡釋猜嫌惟和惟一庶克有濟耳去華對策直則直矣而不以春秋之義責備朝廷朋黨猶非探本之論也

文崩武立李德裕入相雖極言朋黨之禍然因對策而疾李宗



閱以致朝廷植黨又因異黨而逐李中敏因非思己出而左遷柳公權因夙嫌而阻相白居易抑又何也

鄭覃論詩文宗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之甚重

漢高祖以兵定天下威加海內而大風之歌實開四百載之文運然此猶曰三代以下之主耳虞廷之救命時幾二句即歌成周之閔予訪落皆古帝王作也覃若曾讀詩書因明問之及惕以精一危微緝熙光明之學難任人而恣後患則明良喜起佛時仔肩朝廷安得有宦官朋黨之虞教胄有素顧命得人後嗣安得有見廢遭戮之禍就詩論詩乘時規戒監陳隋之奏伎酣歌致吾君於唐虞三代吾於

經術之士有厚望焉覃迺云王者不為詩安在篤於經術其石經之不為名儒所齒也宜哉

李衛公德裕

宦者之專橫河朔之拒命累朝之大患也一自衛公入相而權闔乞罷強藩奉詔天寶以來未曾有也使以衛公之才得早用於維州來歸之日據其要害西平吐番南服南詔北撫回鶻則太宗一統無外之規胥將拭目而俟豈特河湟之克復已哉迺為牛僧孺所阻失機會於厥初迄武宗晏駕有志未逮而公乃再遭貶謫矣維時三州七關訥款四鎮十八州盡復版章皆衛公駕馭有術俾後人得蒙已成之緒耳加諡順憲而不追贈衛公其何以慰武宗在



天之靈乎。

至懿宗時始追復官爵初不以克復河湟功也。

雞山盜

刪

或問雞盜當滅否。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不得已而巳。是爲覲武。不得已而已。是爲養奸。故有勢易勦滅而不得不招撫以示勸者。有勢易招撫而不得不勦滅以示懲者。一準於理而已。有如鄰邦將吏爲其主堅守孤城。百計攻之而不下。登俾嫚罵。曲意撫之而不從。遷延歲月。罄我財力。傷我士卒。及城破被擒。我軍方欲屠戮以雪忿。而君子則親釋其縛。延之上坐。其肯降以相從。厚加封賞。以堅天下向化之心。否則全其名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其在勝國遺臣。爲主報仇。心存再造。奉冢嗣而招集散亡。

依山航海。數抗衡於上國。若此者。置之則深貽後患。擊之則重傷民命。遣辨士說而下之。所謂三寸舌勝於十萬師也。否則如七國六朝。五季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殺掠無已。民罔攸居。迫於饑寒。不得已而聚眾自保。竊弄兵于谿谷間。聖主憫之。畧其迹而原其情。下詔宣慰。勞來安集。固其所也。若在一統承平之日。政非煩苛。歲非饑饉。吏非貪污。敢以匹夫而首難。掠州郡。抗官兵。公然作賊。邈視朝廷。討之何容致議。而庸流狃於苟安。謂息兵可以省事。而不知姑息之釀禍愈深也。且謀財害命。小盜耳。猶法所必誅。以雞山之肆行叛逆。而襲單騎降虜之迹。則愚賤乘釁而起。謂進可成大業。退不失故吾。亦何懼而不爲亂也。向非



史記

卷十一

王果州

贊宏

一鼓滅之黃巢之禍豈待僖宗時而始見哉

王鎮使

式

起子播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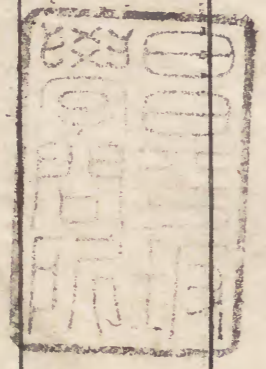
儒家子每好言招撫而不知降之多詐也有玩我弄我而降者有窺我嘗我而降者有間我賣我而降者有驕我惰我而降者有計窮而降以行刺者有力屈而降以徐圖者有城堡壞而約降以修築者有糧援絕而假降以突圍者有兵未集備未修而姑降以緩我師者有欲察我虛實且為彼內應而來降者有欲誘我深入詐為我內應而遣降者變幻百出雖將種不無歧誤余觀王觀察不受甫降兩事皆洞悉賊情動中機宜迺知儒家子自有真也

辛節度

讜

雲京孫

泗州當江淮之衝為龐勛所必爭之地而卒獲保無虞固在杜愔之死守與馬舉之赴救然非辛公捨身許友轉戰萬眾中往返十二次迎入兵糧則愔亦徒死舉雖救之何及及鎮嶺南西道遣徐雲虔如南詔責以禮義仁孝驃信聞之而氣折曩非時值大亂征蠻之事悉以委公南詔未必不奉表而稱貢也



王鎮使

史記

卷十一

唐

廿一



